張文定公靡悔軒集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目錄

卷之二

記二十首

卷之二

記二十四首

卷之五
墓誌銘四首

卷之六

墓誌銘十三首

卷之七

墓誌銘十三首

卷之八

卷之九

墓誌銘十三首

誌銘

卷之十

故外王父櫟隱沈公暨外王母何氏孺人合葬壙誌

卷之十一

墓表 八首

卷之十二

行狀 六首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目錄終

張文定公廓恤軒集卷之一

記二十首

重修成都府廟學記

嘉靖甲申春二月邦奇領學政於蜀五越月矣知成都府王侯邁脩廟學成以告先是監察御史常熟陳公按蜀見廟學毀圮喟然曰茲全蜀首學也工其可緩方議葺新以憂去桂陽范公代之圖就厥緒公識度高曠而勤敏詳愼毋臨事特其要不煩而集勵俗作士尤所注心數與諸生論道義剖析精微移時忘倦工既與檄邦奇曰

惟是董役者怠若度其稽以告於是衛經歷丘重訓導
潘瑞畢誅悉力夙夜從事事幾浹旬而竣維時巡撫都
御史汪陰湯公經略三川加意於人材拳拳作新而監
察御史衡陽劉公以清戎繼至公餘輒至學誨掖諄切
士皆翕然知所奮邦哥請
廟學還視之則殿堂齋廡門垣墻祀庖圊湢之屬堅
完嚴飭煥然改觀矣進諸生語之曰夫諸生而知所以
學之意乎昔者禹有昌言予思日孜孜夫天運而不已
則萬物育人勞而不懈則萬民乂天道體物人道法天
忘其私之謂也是故畎澮既濬山川既奠禹於是乎有

洪範九疇之錫以敘我彝倫而化天下其恩日孜孜若
有所怵迫然而不能已也明夫天之道故也今夫天下
事惟士爲之必禹若心也而天地賴焉而民生庇焉而
國家資焉是故遍海內設學校萃聖賢之書群士而習
之試之言敷暢而明達必其能明於道不計其私禹若
心者也於是乎遴而進之曰庶幾其能體天勤民乎庶
幾其能輔和我國家乎而士於乎居或自昧焉其熟誦
而試說也將以蓋其辭也曰尚足以筌蹄利達則吾事
畢矣夫天之所以命乎我者聖賢之所大範而垂訓者
上之所教而取之者謂何而自待若此詩曰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司天下之命者其天乎吾且其非天而奚事書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明天之大訓者其禹乎吾且非禹而誰師夫禹之道堯舜授焉孔子傳焉天下之所師也而其產蜀也將以為蜀士勸吾又舍禹其奚言雖然為禹也從者必惟天也畏惟天也畏者必惟君也忠惟君也思者斯其祭也太且茲學宮肇新賢風紀祗承德意振興之心周詳而懇至諸士際斯辰也其能無加勵乎哉維時布政林公乎可董公壽甫按察使許公廷美副使江公汝思王公直夫僉事孟公培之偕視學曰是是以發諸司之意矣遂記之麗牲之石

重修岳州府文廟記

按岳州府志宋治平初太守趙尚之營新廟學致堂胡

先生爲之記

國初來屢經修葺然未聞有撤建者岳州文廟蓋創自

前朝迄今未易也廟雖倾弘軒聳而宋棟楠榱腐朽已甚不可復葺正德乙亥鄞黄侯巽以南京刑部郎中來知府事紓盈彔疆百務具張而廟獨圯毀視爲大關未發巡撫都御史無錫秦公適至登降旋視慨然曰是惡可緩侯乃鋭意經畫撤其舊而更新之春月竣工則廟視昔加高材良而制美簷楹門廡墀階廡戺無不壯麗

嚴餙財出於公帑力出於空役工成而民不知焉邦奇旣廟謁進諸生告之曰夫諸生而知崇祀先師之意乎天地之性賦於人非學無以成而今之學者孰非吾夫子之敎也一膚一髮皆生於親一資一級皆榮於君然或失天地之性見利而怵見欲而從其善也以物其惡也以身顛迷馳騖藹然而不知止者雖生猶虛也含垢忍耻欲雪而不可得泯泯棼棼媮以求容者雖榮猶辱也孰爲義吾行焉孰爲利吾去焉致辨於毫釐之間而黽勉於克復之地凡吾所求皆道濟天下之具而不以私其身進則君安國泰慶流於民生退則淑其身以人師

其德生昭義聞沒不得而磨焉語子是以貴夫學也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故師之重與君親並夫子萬世之師也是故萬世祀焉諸士子稟靈秀之資服儒者之服求先聖賢之道公卿大夫之業父母之所以望汝者何

君上之所以待汝者何而可輕也萬一畢其志役役於物近小是計而遠大之弗圖焉則在廟之靈顯赫如日縱不自愛獨何面目大先聖賢之廟乎邦竒司學政於諸生德業之脩否誠與有責焉故其言不容以不厲于時泰公方靖郴苗偃武之餘於文教尤拳拳焉乃命予

爲文以記之而刻石大廟門以永勵多士云

浙江重修貢院記

浙江爲天下元服監察御史雲川舒君奉
命巡按茲土詢政問俗適貞百度其明年爲嘉靖癸卯
例當鄉試乃於巡歷所至禮生儒嚴課閱期得真材以
自副其以人事
君之志惟貢院規制隘陋僉謂宜從展拓蓋其地三面
阻河創建之初因以河爲界以故文場席舍寮若鱗比
謄錄對讀二所供事幾六百人而屋僅數楹與他所等
主試者列居雜處諸公會萃閧然一屋無廳事以成禮

舜關將迎恩改作卒憚不果雲川旋視慨然以謂事有當先費有所不當惜愛尋丈地不以爲賓興計備財謂何謀諸巡鹽小江陳君計畫僉同遂移檄揆亟發然舉行乃視河之可塞者可徙者東西闢廣可數丈既又購民居之願售者益之遴能庀材程工鳩役前自庖舍以至謄錄對讀二所皆增置而二所宏厰視舊不啻倍之即至公堂後爲公會堂扁曰協忠左爲監臨察院右徙置彌封掌卷所以便稽防後列試官房五所左右各二而統於中席舍之數仍舊而排比疏豁可以植防可以靜衆可以杜患蓋犂然改觀矣費取諸羨餘役取諸顧

募自春徂夏不五月告成而田埜市肆之間若不知有
工役之興者於是藩臬諸司方伯約菴歐陽君而下咸
以
邦家盛典而雲川極力振興謂予宜記予觀夫事之將
興也必邁其會焉吾浙人文甲天下 熈洽既久日盛
以繁雲川以遼學明德來涖試事夙夜圖掞往往劬極
不少懈規模宏遠綜理微密而藩臬諸司又克脊勵而
翊成之凡今就試之士不將有英偉卓犖之才出其間
以丕應時機之會者乎予自叨鄉薦登仕籍四十有二
年迂劣未能效尺寸茲承留務之寄便道過杭目覩盛

下若府若州若縣以至末僚陪佐皆承屬於司故司之
任外服最尊且重
國家輿圖廣遠前代莫及京畿之外爲布政司者總十
有三一方之錢穀征役興賓育民課官吏厚風俗一以
任之而左右布政使總統其事祿秩與尚書六曹等次
則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分任旬宣之責績成則入爲
天朝卿若佐是故得其人則一方賴以安非其人則一
方受其弊其關係豈小也江西大藩士廣而民稠其俗
健爭而力作聰慧而勤學地之要事之劇倍蓰他省藩
司之任當道恒擇賢有望者居之是故策功揚名常多

其父焉司故有題名石歲久幾徧今巡撫都御史石樓陸公洲南胡公先爲左右轄時將復之以俟久遠書來請予記越歲未克成廼者胡公陞撫江西復書見速予懋是非之在人心猶白黑之在人目千載如一日也公私義利爲關甚微而榮辱之相去甚遠可無畏乎且夫卑服飲食享諸躬者能幾而昭施於金石者無窮援厥已往不可以反思矣哉予既推知二公之才賢其所樹亦足以綏元元而奠宗社者洪都之民當自有口碑在焉而其作人爲善之心則不可以無述也於是乎書

新脩淯河堤記

清水發源弘農逶出五朶山迤邐而東其間群壑瀠焉約五六百里始會于南陽故南陽諸水清爲大𣏌治適順郡民之休戚關焉

武廟時嘗修改新河作石堤期輒潰盖地卑而土疏河又窄隘非受迫束忽踊不可制且所謂石堤者廣纔二丈築以浮沙旁甃之石浮淺單薄而新舊二河夾以春撞故其爲役費財役夫各數千計而不能供春水一攻嚙郡民滷𣶏數年莫知所裁嘉靖甲午屠君文卿以武選郎中出守南陽邦人首以爲言君曰是不可緩上其議於巡撫都御史一溪簡公而叅政陸君衡之奉

命撫民來蒞茲土簡公遂檄委焉陸君乃暨屠君率厥僚屬相度咨詢蓋新河之南有岡焉廣二十餘畝實激來流增其悍怒以爲堤患悉劃削之使水得徑趨而西且謂天下難御之物容之有地彼乃受制舊堤衝决之處南北四百丈置不復治以待暴漲則無患於是量度新舊二河地勢之高下相去之遠近即其衝决之處去淤積疏壅滯改舊河以入新河又導溢流併入之而武岡東數百步地勢高厚土復堅實即而堤焉迤南而西與舊堤接然土無石障受衝則圯乃命以秫稭包土繩約之直繫于河前當水衝又復繫堤後數重而實堅土

其內糾重車數十輛運土馳水各數百週代杵築云云始於歲丙申冬十月己酉兩浹旬告成堤長二百五十丈高一丈五尺廣三丈五尺堤之外又為小堤長六十丈廣五丈凡濬築所資僅用銀百六十兩有奇皆取諸宿蓑夫役則環宛城居民視戶高下役之共三千四百餘戶皆欣然子來故奏功特速焉是冬多雪明年春三月雨復兼旬山水暴漲堤故無恙小堤外忽湧沙若干丈突然成渚邦人咸喜謂有神助君曰未也此殆十之五耳乃復告于巡撫簡公暨巡按御史王君請增築新堤咸報曰可三月庚申乃躬飭將吏衰工給餼俾各從

事閱月畢工而高廣加倍矣盖君爲斯民斯士計非百世無惡不已也而工役之費視昔人曾不百一何其能耶君博達精勤慮公有涂嘗爲儀制値上興脩禮樂稽較裁度多出其手而屠君又以劉方恪敏佐之宜乎力不費而惠無窮焉且其馴治嚚悍勳適機宜圖揆引却綽有方略即其一事施之天下何所不可盖二君皆吾鄞偉士手雅厚知厚心期其大用久矣乃今所試於一方者如此喜而記之以告來世若夫承檄總理規畫府則同知孟緩通判胡師賢推官陳鳳衛則指揮王椿夏森李廷臣龔懋戴分董章程術則經

歷王瑋知事周廷臣檢校席官暨知縣周延齡典史黃
麟衛則千戶楊得儒諶天佑百戶圓相管爵經歷蘇鼎
徐茂皆有力斯役泫得備書

浙江都指揮使司題名記

國初右武尚文士亦克宣忠力以表見於世敉寧既久
文教日興而武事已不能無弛比歲
詔脩武舉如文舉之制於是奮武衛詰戎兵往往稱得
人焉浙江比接畿甸西南交楚粵東通海外諸夷其地
固甚重也都指揮使司統衛十六隸兵數十萬內捍京
師外綏卉服其職任亦甚重也司故有題名石自

國初以來任事者之名氏既以第刻之而字若鄉貫與夫發跡所由歷任歲月則漫未有考覿君民望覩篆之暇撫而嘅焉乃詳考而備識之以昭既往而俟將來復以記文尚缺馳書來請夫刻其名不沒其跡厚矣然賢否具列而美刺及焉不又有勸戒之道乎且夫富貴有盡而名無窮片石之大而桓圭袞裳失其榮則其事之所係又甚重也抑猶有未易言者荀或之智也李光弼之勇也或以譎僨或以噬臍名百世而無媿者吾得鄧禹焉弱冠而謁光武自竹帛功名之外無異願焉而東京元功卒亦歸之是故志遠則遠志近則近昔人有言

益爾寂寂鄧禹笑人萬君清敏有文登歲擢武舉高第晉秩都閫焯然露名跡其不寂寂爲鄧禹笑也審矣予倪重題名之舉又嘉萬君之能遠其志也於是乎書

豐縣重建儒學記

豐舊有學在故城游藝坊嘉靖丙戌夏五月河決城壞亦淪於學縣令高禕携士民徙遷于境內之華山巡撫都御史樂清高公臨視嘆曰黃河入中國自虎牢以東俱爲平壤變遷之禍郡縣無免者而豐人得此山依焉誠福地也可遂爲縣治乃奏以請

命下討日聚工而高公遷工部尚書以去事遂中寢巳

而黃河南徙逋携來歸俚籍懷土欲修復故城胥動以浮言更縣令四三忌莫敢定計嘉靖辛丑冬潛江李崇信來令于豐知豐人之無寧宇學校之久隳廢也延屬其士民相土於故城三日又往從治河都御史淺齋郭公觀河於分流之源上下五百里歸而三復告諭豐人感悟咸以華山永無河患爲便遂定議白當道諸公專行而提學御史栽菴楊君接徐俊乂諸生之請令興建學校李令乃延日者卜地于縣治之東六十步北負山麓南臨水澥東連遠岫西帶長河天然圖畫也爰卽其中營文廟左右廡各八楹前爲戟門門東西爲神庫神

廟前兩隅為名宦鄉賢祠又前為欞星門廟東為啓聖祠祠前二十餘步為敬一亭亭東隅為宰牲所廟西為明倫堂仁義道德二齋前為道義之門又前為儒學門明倫堂東為教官宅舍三區又於城中官地及市民地之願售者治諸生書舍若干區蓋數十年露亭塋祭之陋草榻旅食之艱至是始煥然新矣而李令揆日景山圖慮之遠裁決之果矢籲之誠經畫之敏上下翕然響之以嘉靖壬寅冬十二月工起明年癸卯夏五月落成費出於官帑之羨力借於公役之餘事集而民弗知云經始之日山川社稷壇獲生兎一以獻廟梁始上鵲巢

於楹越月引子飛去豐人以爲佳瑞則益礱伐石礱碑遣黄生晃曾生希建持訓導周徹所列事狀走南都謁予文予昔提學于楚至沔陽升堂講學或揭書講論語子適衛章畢予問之富與教孰重講者不對顧左右者曰有能答予問者乎其間一生前跪曰教重夫子固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予喜嘉賞久之因思唐虞之時稷降播種契敷五教而其後皆有天下延祚甚遠然商歷雖止六百而賢聖之君六七作視周固爲過之周衰而孔子以商湯裔孫爲萬世帝王師天之報稷契之功者契爲尤盛則教爲尤重可徵也然則天下事孰大

於教司若受教者尚亦深思而求勵焉哉矧茲豐邑多故學宮肇新答嶽河之靈副良有司之望亦在諸生自新厥德而已李今楚產予門下士知之既三十年而能振興治教若此雖予未及之豐如聞絃誦聲也莞爾而爲之記

嘉魚縣新城記

嘉魚在省城南二百里實維襟喉之地舊以山水參伍不大城郭民皆因山阻水而居取便耕漁有警則聚便趨避習以爲常民風旣朴值

國家隆平庶園畜牧率置諸戶外自成化初江北比多

水旱流民就食其境始聚而爲盜然乘昏夜掠商船率
於江湖無人之所未敢公然入縣治也邇歲征役繁興
遠近騷動致劇賊誘脅窮民入縣治殺民兵劫庫獄
燒廬舍出沒險阻日滋蔓不可制正德甲戌秋宣城陸
梘來知縣事患之謂非築城不可遂以能見興功縣小
而民貧財力無所資日夕敝心力綜理矻矻久未克就
巡撫右副都御史鳳山秦公適臨茲土躬爲陟降以南
提逼隘非規制命展而環焉遂命按察僉事慈溪顧君
督旁邑發儲待協濟工力工乃具擧丙子五月江水大
漲襄其南堤五越月水涸乃伐石甃址弁二管門溉水

邇土併力修築維時秦公僉劇賊猖獗將除之或曰不如姑已乎而弗能制患滋甚公曰已之患獨不滋甚邪遂廉其蹤跡設法捕斬之積數十年之冦一旦就戮餘黨狼狽解散上下遠近罔不胥慶而城亦適成城環三百雉厚六尺高倍之爲門四曰東望曰南薰曰西成曰北鑰樓櫓之屬罔不備餙用工裁十甲子皆備諸他邑迄事竣民無告勞者予觀嘉魚士民習俗淳厚藹然有古之風焉邇者賊殲而城成去其毒而固其衛以奠宜湖藩之襟喉豈獨其邑之幸哉方賊勢日熾民無保障悠其所如莫敢誰何致今日之按堵者其誰之力也繼

或吏於茲土其亦有思乎夫千雉百雉孰非爲民民城之本也民殘而城固未之有也凡吏茲土尚圖固斯城乎

定海縣廨重建記

定海縣在東大洋之上其外三韓日本諸夷每入貢則艤舶於是實維全浙咽喉沿邊要害地也廨宇規制故隘陋工材弗良又其地瀕入大海颶風疾雨震盪衝擊日就毀損縣令視事遇雨則張蓋而居然憚於興革率惟傳舍視之正德庚辰春閩鄭侯餘慶來涖茲邑有意興建而歲比大侵民物凋耗嘆曰時詘舉贏吾甚忍乎

乃勤撫字節財用越三年政通人和年穀既登方議鳩工適癸未秋海風大作堂室傾圮十不一存侯曰是不可以復緩乃謀諸縣丞文林主簿馮大夲典史趙大和括公帑若干緡請於上司庀材募匠撤其舊而新之爲涖事之堂三楹左右翼以儀仗廣儲二庫前爲抱廳後爲退思堂堂之左幕廳右架閣庫楹各如涖事之堂之數東西兩廊爲楹凡二十二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門之外建大坊曰阜成列以旌善申明二亭其東偏爲預備倉五楹西南獄囚楹加一焉縣治之北舊有火攻庫五楹以貯戎器毀廢既久今仍其舊址復立之凡規制

修於其舊而堅完儼飭足利久遠然財無苟費民不偏役經始於嘉靖乙酉正月十越月而工竣教諭方君希指以吏民之意咸欲有紀乃述其事介儒士向君槐來求文予觀民情固難與慮始而近世文法繁峻上之御下如束濕然少有營樹猜怨交集夫任其勵勤無功而或以與慝雖有能者必斂手避矣事就廢而人日媮亦勢使之然也而鄭侯乃能乘時大事不以利害為前郤而上下亦交信之以為才且賢也斯不足為當官者法耶他如葺廟學增置祭器朔表功廟備水利碶閘及諸公署城櫓之屬皆切於政體可書也因併書之以示來

者

重建寶雲寺記

寶雲講寺舊在縣治西南行春坊與儒學齋隣歲久佛殿僅存而旁廡悉圮成化間住持琮師始爲山門方丈齋居凡若干楹弘治庚申提學憲臣以學舍迫隘命徙寺而展之竹湖坊舊有戒香尼寺毀廢既久琮師乃即其遺址改建爲殿守佛像規制率倣于舊而益恢以壯易齲以飭繪黝以章嵩暴不登屋甓不入庭益煥然改觀矣前爲山門三間東爲堂前後各五間爲樓左右三間爲官宿廬庵湢之房布列兩序凡田之歸置者贖

而還者積十餘頃盖其性勤儉而精核以漸拓衣服之資而給上徵之賦不使有所累其心而侵損于物其徒三十有奇約以禮法莊敬肅穆焚脩弗懈有子院二在東鄉者曰天王在西曰看經寶雲之有寺在宋開寶改元僧義通者來自三韓以其說懾振中土乃始大傳教院太平興國間賜額寶雲復燬于建炎兵燹至元間僧子文始克復之厥後若名善若寶璣不過增設門廡尋亦頹落而聲遷鼎建弘於先而將來於後者則瑋師之功為尤大然不過役其精力以廣其業其於居室服食器用又儉而有法不以奢侈眩惑人為心食力之外屹然

無所求於世使凡出家者毋若是焉則焉有耗蠹生民之患而吾儒亦奚以憾佛爲哉璋師别號覺菴今年七十五爾其徒稱忠者作持而師猶總其事尊賢禮士鄉大夫多與之遊予每入郡城主於其寺知其事爲詳記之石庶其徒知所視云

臨淮鳳陽二縣議處夫役記

今天子軫念元元令天下撫按官循諸有司凡政務細大於民便不便且列以聞於是鳳陽守曹侯仲禮言於巡撫都御史擬谷劉公巡按御史慈溪徐君曰鳳陽所屬州縣十有八惟臨淮鳳陽二縣附郭衝要土瘠民貧

最為下邑成化以來馬政變更差役繁重民漸逃亡邇歲淮水屢溢饑荒頻仍道殣相望而科差如故民實不堪先是同知鄭公奇議欲派別州縣出夫協濟不為無見但恐此端未革而彼弊先滋莫若裁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事不擾而民有濟如本府濠梁驛始為水馬二驛後革水驛歸併馬驛原設站船十有二艘以其半協濟北河之役則猶餘六艘水夫之數什之儆估銀兩之數又什之撮存其六之一以應水行使客則所餘者為鎰尚二十有五又遞運所在郡城者紅船水夫百有五十八防夫十有三今所用者惟候迎上官六艘焉艘用夫

十有二合之止七十有二壽州遞運所水夫百防夫五
人多從少與在郡城者不殊今於郡城革四之一於壽
州革五之一合濠梁之餘夫凡百有十六僦估什之則
爲鎰五十有八歲徵解府掌以廉能之吏使之顧夫按
遞量其多寡撙節愛用則五十八鎰者自足支歲後之
費不必借助旁縣而兩縣冬月扛夫豎里甲月夫可悉
蠲之以蘇民困撫按咸以爲便具疏以

聞

天子曰可悉如議行之惟昔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
太平而實不外乎節用愛人之一言聖人一言後人因

之宰以致尊主庇民之績焉爲治者亦奚事夫紛更爲也曹侯以進士簡入翰林歷官内臺文章義槩稔於人人久矣今觀其用心民事如此而處置之宜酌量之密足以稱

聖天子圖治卹民之志他日進爲卿輔舉中州而達之

天下彼越普者固瞠乎其後矣知臨淮縣謝廷舉子提學湖南時門下士也謂侯之政宜刻石以示久遠使來請予文云

太宰許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以祀其先受命之祖百世

不遷則自大夫以上祠堂猶廟也後世官不世授報本聚族因人情而爲之謂之祠堂制雖不同而宗系之別昭穆之序猶夫古也靈寶許氏系出周文叔歷代至楚許伯爲楚人隋唐而後代有顯者元兵馬都元帥威因西征悅靈寶之風土而家焉靈寶之有許氏自元帥始族姓相沿祖元帥可也比其別祠太守公者元帥沒而許氏中微歷七世入我

朝英宗時而公以進士起家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功業名行卓焉爲當代宗則公之子孫別祠以祀公將以爲百世不遷之祖亦可也夫子姓之

於祖先生育之恩宜莫與爲並矣而古者大廟必祖功
而宗德蓋有功者智開物先翊協天休以光大其門閥
有德者纘緒培基深導而厚積用委慶于後之人後之
人報本之典雖欲勿加隆焉不可得已公體貌魁碩天
性孝友爲御史所至勵風裁辯讞紓屈罔所顧忌嗣外
臺臣請託理冤獄人稱神明三總内憲悉心邊務誅文
叛之魁活脅從之衆疆圉賴以無事幾三十年而其秉
正嫉邪不少媕婀屢見讒黜而恬無慍色已而起爲司
馬爲冢宰雖其時好倖作威事多掣肘而所以籌武略
崇忠賢者必以其道敢忤任怨至於落職以去蓋不

淵而曾莫之悔也豈不軒宏卓犖大丈夫哉許出周裔
奕世不磨而公於此其間所以扶樹而恢拓之者又如此
宜其享完名於一代而垂慶澤於無窮功德之隆天下
猶追思之而况其家乎公子七人曰誥累官南京戶部
尚書曰讃累官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曰記曰詩邑
庠生曰詞知府曰誌曰論領鄉薦諸孫若干人曰儒亦
領鄉薦器藝聲業並起而交映所謂積厚流光不亦有
驗於斯耶公祖諱寶父諱聚安定教諭俱以公貴贈通
議大夫戶部左侍郎祖妣焦氏妣何氏配張氏繼室高
氏俱贈淑人祠堂經始於公卒之六年爲正德丙子成

於嘉靖之癸未明年五月尚寶君率其弟若子姪奉公及張商二淑人神主入祠歲時薦祭如家禮堂爲間三左右室各辦之門爲間一左右各二兆備其制師公之儉云

明山書院記

出州城之北見穹中蒼翠若屏幛橫亘數十里曰明山其下沅水循西麓繞州治而東曲折紆徐與明山相掩映故又曰秀水山之前諸山之脉潛秀水而度以蟠于山之下直其下者獅子山其尾去州城可三里上有明山祠古也循山而南可二百餘步稍隆而上者爲山之

首有亭焉焉生元吉者大也始生讀書祠中既乃築書舍于祠之右越三年爲歲甲戌乃構亭焉而名曰太極象物也亭之左右兩山夾峙當其前則所謂諸山庋秀水而來者突伏起匿縱橫遠近變態不可勝窮所謂兩儀生生化而爲四千九十六者登斯亭也可以坐而悟焉甲戌之冬吾鄉汪公汝成適以僉憲攝兵事於沅遊山而樂之進諸生論道其中因欲創爲書院未果也將代去因留詠焉若有不能舍去者而諸生亦依依然冀其復來明年冬公果復來未幾嵲山岡先生充之以侍御謫倅沅之竹寨驛公聞其來也喜形於色謂知州田

惟上因山之舊，暴其文，美而未有發焉。茲舍其會也與。遂即馬牛舊舍增置三之二，具書版，延允之主教事，政暇輒就而講議，使諸生左右立以聽。書舍前有溪懸山而下，以入于秀水。梁而屋之，名曰詠歸舍。後復構茅亭，全彝周侍御實夫名曰喜覺。侍御公將巡貴州，道于沅，感夢而遊，與亭之成也會，故因名焉。沅公曰：知詠歸之趣者，可以言覺矣。秀水之上有洲焉，其位南也，命曰南離。夢而覺者，背幽而嚮明，然後可以登明山矣。既踰月，復營文廟于太極亭之北，以祀孔子，配以顏曾思孟，及宋周程朱子爲之。祭田以圖永久，爲講堂三楹，旁列四

齋齋之外為書合八卷其事率總于田侯始自季春王三月而竣其費無損於公私董其役者沅州衛千戶劉瀧州之義民黃滄既成汪公以書屬龍子晉概之兩儀既闢而太極之流行也日新而無窮載道之文始於六書而大備于周程朱子之書亦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而今之為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適而窒之竅也且芻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之智且猶不遺而况猶非聖人顧欲棄先聖賢之言而不用其自棄于肓聾必矣予與汪公少相友

恒不滿俗習相易以道于人今垂二十年今茲視學于湖湘亦惟習俗之變陋是懼求士於尺寸之外繼于荆鄖數大郡閒得三數人何其難也去年秋將趨辰沅會汪公觀所謂明山書院者以與諸生相周旋乃以兵事弗果來今乃僅獲一至而公已爲之倡道其閒使人翕然而播風焉何其捷也且充之與予同舉進士實予所雅敬乃適集於茲守之賢又得如田侯者信乎山川蓄委之久有待而發而茲固其會也已夫大書院得山明水秀之地則人皆以爲快士之困俗習狃異說何啻桎梏陷穽然而彼方寘寘焉莫之自覺也今而超於道其爲

樂會正登明山臨秀水而已耶問茲風者其可以幡然而作矣

隆恩堂記

天子隆中興之治明闢禮樂幽探鬼神其義精而與其事備而飭二十餘年神人嬉愉海宇輝煥文治之隆古未有也贊襄愓厲自二三大臣外鮮克當 意維時秀郡勉菴先生嚴公以保傅領大宗伯篔寅實清贊勷實
顧與對而
天顏悅拜疏而
綸音俞自是

寵眷日加
宣召無時而顧復不替錫賚蕃庶而咨諭頻複出入動
息一與輔臣俱焉
恩遇之隆古未有也公于時悉出
賜金購地于都城之西治所謂袁山精舍者凡費一毫
以上皆
上賜也乃作廳事正寢之中曰隆恩堂而屬予記予自
束髮從公後今且老矣辱知愛最深謹推公志以記諸
堂壁曰夫秩加乎群僚之上而光絢乎奬接之勤麟玉
華於躬膳珍羅於堂金綺錙貝溢於笥侈然自怡而以

濯於鄉邦斯非公名堂之意也公曰吾以志吾感耳夫
恩愈隆則感愈深感愈深則勉益力
上嘗諭公曰卿其勉盡忠誠公退而名其居曰思勉從
自號曰勉巷志諸巷曰一息尚存此志靡懈詩曰民之
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公不自盈若此何期而弗至何為
而弗成自今觀之登對窮日夜撰述紫山丘蟠韡毛旃
之末而謀猷輒陳操觚
黼扆之前而詞章大就擬議之精詳緣飾之繁縟神疲
不得捐其慮力竭不敢弛其勤可謂勞矣五禮九儀畢
備而臣民之志定蒼璧黃琮具舉而天地之化合靡物

不軌離神不秩謹天戒則思請停工役敦化理則議擇人
才陳過闕急當務也疏民艱厚邦本也入而啓沃焉而
爲上爲德出而敷錫焉而爲下爲民密勿之議雖未悉
得而聞而經綸之迹則固燦然而其可謂有功矣公曰
吾庶幾盡吾職耳
特恩亟數曾是足孤報乎夫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朕
嘉
聖訓而不必懈則心無不盡誠無不格一德之休可以
上契是故有隆德焉弼亮悉其道燮調致其方積之博
厚發之高明無前之績可以代終是故有隆功焉疑者

感而信嫉者愧而服四海內外不聞其鄉邦之言銘彝問壽旂常光垂于無窮是故有隆名焉夫如是則以爲隆恩報也其庶乎其庶乎斯固公名堂之意也

昭恩堂記

國家滌胡元之陋丕蚤上帝之眷命脩復綱常于蕩廢之餘而於內外剛柔之義尤致嚴慎關雎之化自畿甸達于海徼若吾鄞韓孺人堅貞苦節又其卓卓然者孺人歸陳數年而失其所天服勤茹辛事舅姑以孝撫幼孤以慈迨今三十餘年孤培在大而冰蘗之聲烈烈在鄉閭有司以聞

詔旌表如制越臘月十有七日旌其門曰貞節而鄉戚父老遂因以昭恩名其堂且為之請記於予予昔在史局與脩

孝宗敬皇帝實錄凡天下以節孝被旌皆得紀姓名行蹟如大封拜之例仰見

祖宗褒崇德義不遺幽微旌之田里之下而書之天府之上以風天下而厲後世奚啻曰不仰曰無告而止哉

陳泰川舊族宋初學正府君肇家鄧城

國初有仕為督府經歷九江郡佐者徙居城西之鄧里其後恩平縣幕良金公生子四人　涍淳曰涍即攝

人夫也早世餘皆克相勵翼遹新堂構以恢其家曰淳曾為郡庠生選例冠帶書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又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樹之風聲陳氏以清素敦朴世受

國恩孺人所居最難而受錫最顯則其上下內外莫非

錫

上保極之民矣惟鄉閭喜事而風化之感於是乎昭焉是固不可以無書也而孺人從子曰坤者為予妹壻予知陳氏事為詳故於鄉戚之情不容以辭而并敘厥世以為樹風聲之一助云

承恩堂記

昔者箕子告武王曰凡厥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念之云者不忘其善將錫之福也天何嘗不賦德於人而或忘好德之心亦何嘗不錫福於人而或歆受福之基是故好德之與諸福並列爲五而實爲召福之門焉天道恒不爽也君人者不忘人善而錫之福以憲諸天是故君之恩即天之恩不可以幸而得也況吾四明舊宗其以行業沐寵榮者代有其人郴州君　始以才諝從事於公以廉能獲上歷官數年聲稱籍甚超擢郴州貳守遂膺

封典以賁其前人非所謂有猷有爲有守而承錫於上者耶廼者堂構肇新親友恭君惟塈華相與舉酒落成因名其堂曰承恩而請予爲記夫福固有幸獲而君子者貴得其恒以爲幸不可以數遭而得其恒者則日見其休裕故居窮以傳子孫夫人之同情而與皆感嘆久近無常焉曾非得其恒與不得其恒之致歟郴州君克自淬礪永厥令聞令所承於吾

君者固天道之所予也其猷其爲其守既已張於當道書於考功

聖天子固念之不忘而斯人之險被澤者且相感頌以

孚格于天則超遷遠樹因分內事所以光啓後先將益

昌朔替無疑也姑記其堂以俟

興越堂記

所貴乎故家舊族者非他謂夫詩書禮樂相沿日久其子孫漸習深而聲氣別觀彼一旦暴起强飾勉爲而未之相安者終有間焉耳然家法美矣爲子孫者憎淫而不知守繼述之趣理傳之意若昧而莫之思則吾見其頽敝之不暇雖復居承閥宮譜宗伯翁亦奚足云夫習昔能思思昔能遠于幽斯館于岐胥宇友覆詠歌於洛十既食之餘者亦欲後人長思而永述之也况族自宋

崗石府君高宗初由姑蘇遷錢塘已而遷四明至理宗
時分徙定海泰化而崗廿五府君實徙鄞城南之櫟社
卌翠數十楹以其左右爲奉祀讀書之所而扁其中曰
世經堂示不忘始也盖自是以詩書禮樂相沿而不墜
三百餘年吾母舅左菴先生違俗嗜古通三禮精六書
嚴譔譔之法毎懼墜厥先人之遺思振奮焉而轉益困
瘁老且弗嗣左右顧取鮮復當其意者則爲之磊砢弗
能平堂故有記歲久亡之嘗請補於舅氏古田學諭友
竹何先生先生既諾矣弗就以卒越茲五十年而心不
能忘謂邦奇歷官惟文詞之司風教之職固惟宅相所

鍾侯以見委又數年于茲而亦未克就也戊子之冬來視予金陵之官舍復申前命蓋拳拳之心欲使創業垂統者之志昭于久遠庶或有感而興焉者在越之襲表永光乎勾吳之令緒先生之心其可以少慰也夫故爲之記

承德堂記

唐君東之暨厥弟治營第於鄞城章耆巷舊居之東正德庚辰秋七月堂構既新親友且集歌斯干而樂成焉東之言曰吾唐之先出自唐叔虞周武王夢天謂已余命汝生子命之虞而畀之唐後果封唐九世孫曲沃桓

叔好德而得民寳以蕃晉晉文公之入國也賞先德次行次功次力焉國人大悅而文公覇及厲悼失德六卿張而晉衰矣於下民監其德之失得而禍福予奪之自古迄今未見其有爽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德厚者流光又曰倡璬而治先人遺烈故先世之德後人賴之然或恃其積累莫克承式肆爲淫褻而曰有命在天則昔人謂之圖帝之命矣可不畏乎今天下道術不明以巧進爲雄以奸利爲傑以後肆奢誕爲高浮俗靡靡日趨以下而莫覺其非顧崇宮雕墻往往不再傳而易姓否則剝爲頽垣廢爲榛莽盍外物之不足恃如

此又可不畏乎且孰爲之前而弗傳也孰爲之後而弗彰也前人之德百世承之百世之利也吾且非是之務而奚爲我先世朝奉公仕爲明州録事叅軍因家于玆吾父本菴公以厚德推重于鄉隣舊居實肇斯亟將營建焉而未就以至今吾兄弟既完是室用嗣先志顧惟求集休嘉儲感美而光無窮未或在此余敢弗慎以圖之且先公之策我以賢聖也而游之邑庠其意豈止肯是堂搆而已固將以六籍所載蘊爲德行施之文章措之事業以光吾宗而裕後之人此非先公之志歟請以承德名堂以自勗焉何如諸親友皆曰善陳君朝儀者

其內與東之兄弟也以東之言告予請爲之記予既聞東之有學行造就未可量皆曰叔虞始封箕子曰其後必大既分其苗裔散在列國於茲二千年猶不乏人觀東之之言其將復興始記以俟之

素菴記

予昔讀中庸深有味於子思素位而行之語蓋天下之至貴富者莫如道而道固不可離也道充而身安無往而不自得焉則所謂富貴不離其身而又奚願爲若吾浙素菴王翁其亦有得於是乎翁質任無僞自少無厚產闇雖煩事經營不戚戚不汲汲疏食水飲晏如也乎

生室廬並三徙焉或亦或兎僅取容膝晚得水北故址以居引泉灌畦栽竹樹桑容容于于於其間身不涉榮辱口不道得失耳不聞醜陋心不關利害客至罄其瓶罍不足則假諸其隣盡懽乃罷與隣翁為社飲飲輒醉醉則咲歌相忘不知人已異體古今之異代也衣不御華彩一襦一履數年如新人有急濟之傾其貲不靳敬老慈幼禮賢好士尤篤於訓子聞有善即遣師焉既而陽明先生講學會稽命子洪眾禩以從凡子男五人各有分藝而洪續學礪行游于縉紳間翁常曰吾無求求淑吾心焉爾矣吾身之餘其壽夭子孫之賢不肖命也

吾焉所容心哉取中庸素位之旨號曰素菴迺者洪來游京師予兒子實奠學焉今年十月七日翁七旬初度洪先期告歸敘述平生以素菴之義請予記之歸將獻諸左右爲承懽侑予聞之咸莫深於多欲患莫大於不知足素位而行素富貴而忘富貴也素貧賤而忘貧賤也外者忘則內者裕方且懷至美而游乎至樂孰與夫焉與俗競騖不然疲而不知歸乎翁之富貴蓋有所自得者無待乎人也昔人有言富貴於人者其壽或有妨富貴於我者其壽不可量素翁聽斯言也其欣然舉觴矣翁瓚名汝器二浙之海鹽人